

白哑山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692145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692145>.

Rating:	Explicit
Archive Warning:	Rape/Non-Con
Category:	M/M
Fandom:	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
Relationship:	all郊 , 寿郊 - Relationship , 殷寿/殷郊 , 发郊 , 姬发/殷郊
Character:	殷郊 , 殷寿 , 姬发
Additional Tags:	乱伦 , 现代paro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3-08-28 Words: 7,031 Chapters: 1/1

白哑山

by [黑迦西 \(Higashi_Ri\)](#)

Summary

二〇〇七年，殷先生的司机带着殷郊逃到偏僻的小县城，他们都以为这是新生活的开始。

秦司机的尸体是在县城的人工沙滩上被发现的。泡得鼓鼓囊囊，就成块吸饱臭水的白馍，警察顺着往上游找，在白哑山脚下找到秦司机那辆外地牌号的车。

二〇〇七年的白县地方不大，是平原城市辖区里唯一被挤在山里的贫困县。外地牌的车太显眼，胡喜媚靠一双脚在白县跑整整三天，只挑网吧和廉价住宿打听，殷郊的身份证被他爸扣着，住不了别的地方。

戴头盔，穿灰汗衫的男人把摩托侧着一扎，问胡喜媚：“美女，坐不坐摩的？”

胡喜媚三两口把冰棍啃进嘴，撩裙子跨上摩托后座：“师傅，带我去白哑山附近找个招待所，我外地来旅游的。”

秦司机的死不是意外。大家都不知道他的本名，自从他跟在殷先生身边做事，殷先生一直叫他小秦。秦司机年纪三十出头，长得相貌堂堂，平时乖顺有眼色，不爱说话，从不惹是生非。殷家宅的人都说秦司机的死真是可惜可怜，只有殷先生说死了活该。

骂归骂，殷先生还是差人往秦司机爸妈账户上打过去一笔钱。他那老父老母见钱眼开，弃养儿子十来年，儿子一死立马找到殷家，破锣嗓子哭哭啼啼地嚎：

“我儿到底为什么死的啊？我儿到底为什么死的啊？”

老两口哪是真的在乎，在乎就不会把儿子送来殷家，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？殷先生年轻

时在柬埔寨跑生意，现在那边还有地产，手里的命债就像牌桌上的麻将，一只手就摆弄得风起云涌。

当家的脸色差，旁人嘴上不讲，心里都有路数：秦司机的死，八成和殷郊偷跑有关系。

听说殷郊自姜太太死后就一直生病，不是发烧感冒这种寻常病，是脑子或者是心里的病。胳膊隔三差五就新添一指长的划伤，还有绿豆籽大小的烧疤。有次还要跳河，大半夜的，河面上有黝黑的人影，鬼魂似的从岸边朝河心慢慢趟过去。殷先生带人把他捞上来，他一边呕着水，一边还往河里跑，真死了心不要命。

自那之后殷郊的性格就更乖僻，眼里总是灰雾蒙蒙的不知道在盯着什么，又好像什么也没看。讲话，写字，进食这些日常行为还都正常，只是记不清很多事。

殷先生再也不准殷郊出家门，还让申医生给他开药，瓶瓶罐罐的药丸和药片，红的绿的黄的白的，色彩斑斓又叫人看着犯恶心，殷郊每天都要随餐吃一小把。

秦司机老实本分这么多年，也有犯忌的时候。他在一个暴雨的凌晨，开车连夜带着殷郊跑到偏远的白县，他把殷郊送出去，没想到把自己送进坟。

鑫鑫招待所的红蓝灯管挂在门口凄凄惨惨地闪，黑黢黢的巷子遇上下雨更让人难以忍受，脏的积水坑坑洼洼排不干净，容易长臭虫。

老板娘赵艳丽在前台吃面条，吸溜得呼噜呼噜响。

穿高中校服的女孩出现在招待所，头发在脑后用皮筋绑成马尾，梳得绷紧。赵艳丽纹青色眼线的吊梢眼看起来特别凶狠，眼皮子一抬，瞄眼挂钟，夜里十点半，又瞄女学生。女学生被她看得怕怕的，把塞得鼓鼓的书包捞到胸前，从里面摸出一张身份证和一张照片。

“阿姨，有没有见过这个男生？”

赵艳丽盯着照片打量，她问：“你谁啊？找人你去派出所报案。”

女学生头发上滴着水，她又把那张身份证排在玻璃柜台上，印着的名字是殷喜。

“我弟弟不愿意上学，挨我爸顿打就偷偷跑出来，我们全家都出来找他。你看，这是他，这是我。”

胡喜媚是年初才进的殷家。殷先生续弦后，苏表姐把她接进来，私下给她讲过殷家的黑色往事：

姜太太不是病死，而是苏表姐害的；殷先生收养过几名干儿子，他们死的死，跑的跑，没几个能善终；申医生给殷郊开的不是良药，为的就是让他什么也记不起来，哪儿也去不了，诸如此类阴湿的，荤腥的，带血的，闹剧，悲剧……胡喜媚将殷家的秘密听得所剩无几，只是殷先生为什么如此大费周章地管束殷郊，苏表姐看起来并不屑于讲。

招待所只有三层，为了防扫黄查赌，情侣间和麻将桌安排在三楼，后面有违规加盖的楼梯直通一楼后院，方便客人跑。其他住客都在二楼，一楼是前台和老板自己住的。

胡喜媚敲门，说是服务员来拿被罩，殷郊谨慎地把门开出一条缝，看清来人是胡喜媚后正要关，胡喜媚眼疾手快把书包卡在门缝。她脸贴着门，压低声音说：“你是不是杀人了？”

对抗的力量明显停顿。胡喜媚继续劝：“你爸的人还没找到白县，我没跟他说。但你杀人的

事要怎么善后，想过没有？”

门板那头传来呢喃：“喜儿姐，我死也不回去，你别告诉他。”

胡喜媚将细白的手伸进门缝，狠狠把住。殷郊不再推门，胡喜媚知道这就是有戏。

房间不到二十平，有一张掉漆的床，一台只能看中央一套和县城点播的电视，一顶吊扇。靠门有洗手间，只能冲凉水澡和小便，大的要去外面公厕。胡喜媚进门把校服外套和裤子脱了晾在窗口，里面穿的是吊带背心和短裙。她把皮筋取下来，让头发舒服地披散，随手把假身份证塞进书包。

胡喜媚擦着头发，说：“我骗老板说你是学生，你脸显年纪小，她真信了。”

殷郊局促地坐在散发霉味的老破沙发上，而让胡喜媚坐床。胡喜媚打量着四周，烧得发黄的灯泡只能照亮半面房间，另一半被窗户外“鑫鑫住宿”四个字的彩灯照得忽蓝忽红，殷郊的脸也随之忽蓝忽红，时明时暗。

和苏表姐不同，胡喜媚没牵扯上任女主人的恩怨是非，与她儿子也没什么芥蒂。此时同情倒还谈不上，胡喜媚只是在想：殷家吃穿供着你这太子爷，跑出来的日子你过得惯？你杀过人，离了你爸，你就只能去坐牢。

她盘腿而坐，从包里摸出一瓶红灿灿的指甲油，仔细地往脚指甲上涂。

“你怎么杀的秦司机？我把你当弟弟，你放心讲，我替你想办法。”

胡喜媚刚进房间时，就借着上厕所的机会，给殷先生发过短信。她掐着时间，从隔壁省城开车走高速进城，再进白县走普通路段，要大概十来个钟头，估计殷先生能在明天中午赶来。

她打算等会儿在隔壁开间房好好睡一觉，明天再拖延住殷郊。但没想到殷郊讲述的事让她一夜都不能安宁，她的魂儿也跟着迷幻的红蓝光不停地颤动，虚弱地飘在不实际的境界，就是落不回自己的躯体。

秦司机是第一个发现殷郊被伤害的人。

就是殷郊跳河的那个晚上，殷先生把他救回来，扔在车后座。从河岸到殷家宅本来只用二十分钟，殷先生却让秦司机绕着环城路一直开。

那是凌晨五点，十一月份那么冷的季节，城区都没什么人影，环城路偶尔有大货车行驶，只有殷家的车在未开发的荒凉地带漫无目的地奔行。

一路上三个人都没说话。眼看就快开出城，再往前就是村镇和高速口，殷先生忽然叫停，他说：“小秦，你去买三瓶可乐。”

秦司机看了眼表，五点五十九分。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四周只有黑沉的树影和烂尾楼的施工废墟。秦司机握着方向盘的手紧张地搓了搓，窥着后视镜。殷郊像是已经死了，又像是半阖着眼睡着，朝着窗外不作声，似乎一切都和他没有关系。

秦司机试探地问：“老板，开回城里买吧。”

殷先生仍在坚持：“去买三瓶可乐，车停在这里。”

一直濒死般的殷郊忽然说：“不买，开回家。”

秦司机透过后视镜看了看殷先生，又看殷郊，说：“少爷？”

殷郊像砧板上被刀砍的活鱼一样，从后座猛地倾身向前，他抓住秦司机的胳膊，力气很大，五根白得发青的手指几乎要嵌进肉里。他重复刚才的话：“开回家！”

秦司机转头和殷郊对视，看那双眼睛迸着冷的火焰，死死缠住他的视线。殷先生旁观他们两个僵持，一个不敢妄动，一个不甘屈从。

大概过去很久，殷先生才说：“现在去买，买不到别回来。”

秦司机只得下车，车门合上的那一刻，他也看着殷郊眼里最后的火焰熄灭。他在冷风中就这么找，找了半个多钟头才找到村镇路口的代销点，他扯着嗓子，连敲带喊地把代销点老板喊醒，就为了买三瓶可乐。

老板以为这是个神经病，多收他十块钱。

他将车靠边停在公路上打着双闪，老路灯疲惫且恒久地亮，双闪急促地跳跃，秦司机抄近路穿过野草地，远远看见一片迷迷荡荡的黄和黑交替的景致。风把他的皮夹克吹成鼓起的帆，像在扯着他后退：越是亮的地方反而越危险。

他走近，警示的灯光更刺眼，让他看清危险的寓意。车里暖气开得很足，玻璃内壁蒙着乳白水汽，但是被人用手抹开，抹得不均匀，大概只是不小心蹭到。

秦司机在斑驳的可视范围内，看到殷郊躺在被降下靠背的副座驾上，敞着衬衫，两条腿搭在男人肩膀。闪烁的黄色一下一下照亮狭窄空间里的两具肉体，看得见殷郊身上的涔涔汗珠，浪里浮沉的腰和臀，还有挂着白色稠液的嘴角。他仍是一副将死的模样，头向后仰，无意识地发出喘息。只有嘴唇比死人鲜红，皮肤比死人柔软。

殷郊似乎也看到了秦司机，然而只是隔着挂水雾的玻璃，在殷先生的撞击中默默凝视他。秦司机吓出一身冷汗，他跌跌撞撞跑回黑暗里，跑进没光照着的野草地。一屁股坐在不知道谁家的坟头上，喝完三瓶可乐，胃里酸水翻涌，恶心又全吐出来，哆嗦着开始抽口袋里剩下的半包烟。他在土坟包上一直坐着，直到听见鸡叫，天蒙蒙亮成灰蓝色，才敢回去。

返程路上，殷先生还去摸殷郊的脸，被殷郊躲开。

“你上学的时候不是谈过男朋友吗，又不是第一次。”

秦司机听得头皮发麻，假装自己左耳进右耳出，实际上裤管和夹克里全是汗，热腾腾湿淋淋。

经由此夜，秦司机和殷郊的来往变得密切异常。

秦司机总觉得那晚的事他有责任，如果不独留殷郊在车里，似乎都可以改变。但真的细究起来，他又能做什么，挨顿骂硬着头皮也要把车开回去，然后呢？躲了今晚是明晚，明天过去还有后天，他不能日复一日地帮他。总归是出于越理越乱的愧疚，殷郊私底下叫他帮忙的事，他都去做，他们达成各取所需的利益默契。

那天殷先生不在本家宅，秦司机指间夹着一根烟，晃晃悠悠动着胯，不紧不慢地磨，把殷郊弄得神魂迷离。殷郊细碎地挤出一句话来：“帮我，你帮我办件事。”

秦司机把濡湿的烟嘴塞到殷郊唇间，半痴半醉地捧着他的脸，说：“祖宗，太子爷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。”

秦司机想，既然和殷郊有了关系，他在殷家绝对待不下去，就和殷先生那些干儿子们是同样的下场。死的死，逃的逃，要他选一个，他是绝不想死的，辛辛苦苦活这么些年，凭什么死。

于是在那个逃亡的雨夜，殷家宅在夜幕中被远远抛却身后，殷郊摇下车窗，任雨水劈头盖脸浇湿他，他从皮夹子里掏出一张破损的照片，指给秦司机看：“带我去找他。”

殷郊十七八岁时确实谈过男朋友，秦司机记得很清楚，那男孩算是近水楼台先得月。殷先生的干儿子们被接来朝歌，学籍转进当地学校，和殷郊同校不同班。姬发本来比殷郊大一届，但外地转校生要降级跟读，正好被塞进殷郊宿舍的空位。

放长短假，秦司机的车就会把姬发也带回殷家宅。时间久了其他室友就会问：殷郊，姬发怎么老跟你顺路，你们以前熟吗？

殷郊不好说那是他爸的干儿子，又不能说我爸是他爸的“老板”，青春期的男的，对谁是谁老子这种玩笑敏感得很。

殷郊用整理行李掩饰尴尬，瞎话也是张嘴就来：“他是我在外面认的哥。”

躺上铺的姬发玩手机，按键咔啪咔啪地响，荧光白照着面无表情的脸，殷郊心虚地看他，却听到自己手机的聊天软件收到提示音。

蓝色小海豚的头像跳来跳去，姬发敲来一句话：平时也没听你喊哥。

殷郊连发三个炸弹表情过去，噼里啪啦打一句话，想想又删除。姬发听得见按键声音，等半天也没见殷郊发什么话过来，朝下铺看过去，殷郊已经卷着被子躺下。

姬发弯着腰朝下铺喊：“殷郊，殷郊。”

隔壁铺的人帮腔，也喊：“你哥喊你。”

殷郊死活不看他，侧脸埋进枕头，声音呜呜囔囔：“发消息，别喊我。”

过会儿他点开聊天框，小海豚说：明天放假先别让秦叔叔来接，我请你看电影。

年轻的感情是在白汽遮蔽的公共澡堂，在熄灯后偷偷打字交谈的狭窄寝室，在放映虚拟浪漫情节的电影院里升温的。电影结束姬发把殷郊拉到安全通道的楼梯间，两个人贴在一起亲得难舍难分，殷郊的手机一直响，姬发让他先接电话。秦司机来问：“跟谁玩呢，接你吗？”

殷郊说：“不用，谢谢秦叔，我们自己回去。”

姬发低低地笑：“你说正跟哥哥谈恋爱呢。”

电话还没来得及挂断，姬发后知后觉自己的失言：“他听到没？”

殷郊好像不是很在乎，他把手机滑进裤兜，再贴上去，姬发胸前烫烫的。他轻轻咬姬发的舌尖，不让他从自己嘴里离开。他心想着，以后的日子一直这么过就挺好。

殷家少爷和他义兄弟的肌肤相亲仅限于此，后来的事就是姜太太亡故，殷先生的情人上位，姬发被逼走，殷郊跳河。到现在，殷郊只记得自己有过一个学生时期的恋爱对象，但不记得他叫什么名字，也不知道他现在身在何方。殷先生在车里对他施暴之前，他没有与任何人有过性体验。

殷家宅原本兴在客厅挂幅半米长的合照，拍摄于家主最春风得意的时期。

这合照历经两次更迭：最早是老爷子坐中间，怀里抱着个大眼睛男娃娃，两旁站着殷启、殷先生和媳妇，后排一水儿的老先生，是为殷家打拼多年的功臣们；

后来换成殷先生和穿月白旗袍的姜太太坐在画面正中两把太师椅上，殷郊站在姜太太身边，后排站着的变成清一色的后生。

有点娃娃脸的男孩叫苏全孝，皮肤黝黑的瘦高个儿叫鄂顺。站在殷郊左边，笑得最灿烂的叫姜文焕，是姜太太的外甥。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叫崇应彪。姬发在殷先生身旁，站得好像一棵白杨树。

殷郊忘记一些事后，殷先生叫人把合照拆下来烧干净。殷郊偷偷剪掉姬发的那部分塞进皮夹子，除此之外，他手头没有任何有关姬发的信息。如今殷郊把它带出殷家宅，寄希望于秦司机帮他去找这个人。

秦司机知道姬发在哪里。去火车站坐绿皮车能直达，但殷郊没身份证，他们走得仓促，行至半路还得给车加油，只得短暂滞留在白县。全县城的娱乐场所屈指可数，什么迪厅网吧溜冰场，深夜里只剩一两家在营业。

秦司机带着殷郊去喝点酒，殷郊没心情，他自己喝得烂醉，说：“以后你再也不用回去那种地方，我也不回去，我回不去，还好我没爹疼没妈爱，我顾着自己就够。”说完扶着电线杆吐，黄白污物臭气熏天。

殷郊给他递纸，他拽着殷郊的胳膊，说：“你爸对我有恩，你爸他很了不起啊，可是他老王八蛋——”秦司机多年的压抑终于得到解放，原来沉默寡言和温文尔雅不是他的本性。

他滔滔地把藏心底的话全掏出来给殷郊听：“老王八蛋，杀了老婆，用亲儿子替。”

殷郊说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秦司机惨兮兮地怪笑：“我说他，害死你妈，再去睡你。听懂没有啊，少爷？”

姜太太不是在海边淹死的。这件事有四个人知道，殷先生，苏姐己，申医生，还有替他们开车抛尸的秦司机。殷郊住校，只收到姜太太的短信说她在海边度假，附送两张碧海蓝天的彩信。实际上是秦司机拿她手机提前发送的。

严格来说，秦司机抛尸时姜太太并没有死。姜太太被塞在后备箱里处于昏迷状态，秦司机在等涨潮，后视镜吊着挂坠，上面刻“出入平安”，红穗穗在眼前晃来晃去。

时间差不多，他把姜太太拖出来，那女人眼睛是睁着的，幽幽地望着秦司机。

秦司机被吓了一跳，但很快他发现那双半睁半闭的眼里没有焦点，只是涣散地四处游移。申医生跟他说过，这样的情况是药劲还没过，几乎做不到自主行动，和瘫痪没区别。

他坐在车里抽烟，心惊胆战地看着潮水一点点淹没姜太太的身体。姜太太平静地望着他，他也以恐惧但凶恶的眼神与姜太太对视，点烟的手在发抖。

后来在环城路上那夜，殷郊也用相似的眼睛盯着他。当初他在车里，后来他在车外，旁观这两个命运相近相连的人，一个走向生命的死亡，一个走向生命的断崖。

“为什么一阵恼人的秋风，它把你的人我的情吹得一去无影踪，为什么你就随着那秋风，没

有说再见说珍重，没有留下姓和名……”黎明到来，秦司机逃离杀人的海岸，他把音响调得很大，迪斯科的节奏才能压过他的心跳

……风呀风呀请你给我一个说明，是否她也珍惜怀念这一段情。风呀风呀不要去得那样匆匆，请你为我去问一问她的芳名……

殷郊甩掉秦司机的手，独自离开迪厅的后巷，秦司机追他直到河沟边。河沟的浅滩全是茂密的芦苇荡，常被钓鱼的人踩踏，踩出一片空地。

殷郊说：“以后你别跟着我。”

秦司机靠近他，说：“什么东西，你再说一遍。”

真以为自己现在算个什么人物，如果不是我带你跑，你现在还在殷家当贱命少爷。我帮你去找你那小相好，钱不要了，命也不要了，现在你翻脸不认人。你下一个准备找谁当替死鬼啊，那个姓姜的小子？

殷郊挥拳砸在秦司机鼻梁骨，秦司机摸了一把鼻血，冲上去把殷郊推倒在地，掐住他脖子，两人扭打在一处。

“没有我，你跟你妈一个下场，等着被殷寿弄死吧。”

后半夜，楼下勾肩搭背的男女路过殷郊房间的窗户，高跟鞋踩着水，随后去了三楼。殷郊躺在沙发上，望着头顶肮脏的吊扇吱呀呀打转。

胡喜媚问他，你用什么杀的？

他说，石头。先砸，然后扔进河里，我看着他漂走的。

胡喜媚说，以前杀过吗？殷郊摇头。胡喜媚再问，怕不怕？殷郊点头。

他没敢细看，但感觉秦司机的后脑勺被他砸出个窟窿，黑乎乎的洞，黏着头发，汩汩地往外冒血。他在地上还找到一颗牙，也丢进河水。

他一想到妈妈也是死在水里的，也是被水带走尸体，便一边哭，一边跑到上游，在河水里洗自己沾血的上衣。

等天亮了，他去车里拿走秦司机的钱包，在白县游荡，先去早餐摊吃一碗酸豆角面，看着街上的人渐渐变多，汽车，摩托，三轮车，自行车。上学的，上班的，买菜的，支摊的。马不停蹄，各自忙碌。

他来到白哑山脚下的自建房区，找到最便宜的招待所，开了这间房，倒头就睡。最近三天一直这么反复，醒了去吃喝，回来就睡。直到胡喜媚找到他，他就知道秦司机的尸体被发现了。

楼上的嫖客开始搞动静，招待所的隔音措施胜似没有。胡喜媚把电视机打开，遥控器上糊着一层油腻污渍，她翘着手指去摁，换来换去都是彩色圆饼。胡喜媚索性放弃，她从书包里翻出创可贴，碘伏，医用纱布和橡皮膏，要给殷郊用。殷郊说，不用，我没伤。

胡喜媚问：“烧疤是怎么来的？”

殷郊沉默，把手往衬衫袖子里缩，说：“他弄的。”

殷寿用家里观音香炉的供佛香烧的，留在殷郊身体上点点刺青状的痕迹。

时间已过三点钟，胡喜媚和殷郊都不感到困，再有七个钟头，殷寿就会到达白县。胡喜媚对殷郊说：“天亮你陪我去爬白哑山，睡会儿吧。”

殷郊有没有睡着她不知道，她是没有合眼，听了一夜男人女人的叫喊。

白哑山说是山，其实没有很高，充其量算冈。以前山脚是劳改场，厂房盖起来让劳改犯们去车床加工塑料玩具和拖鞋，也有纺织厂房。改革开放前，白哑山底下的河滩是用来枪决死刑犯的，后来城市规划里被改成湿地公园，栽着柳树和灌木。

胡喜媚和殷郊清晨出门，依然吃了两碗酸豆角面条，然后进山。他俩爬到最高顶往四周看，南北都是山，东面是县区中心，稍微拥挤。白哑山坐西朝东，绕过山走乡路，朝西去就能跨省。

胡喜媚十三岁前都在走山路，怎么也走不出去。每次爬到看得见公路的地方，都被村里的金杯面包车追上来，乡老汉把她连塞带踹地扔到车里，她跑了几个小时的路，被面包车一溜儿烟带回起点。她不敢哭，怕哭就彻底泄气，只有等着下个机会到来。

再一次，她捡了空的饮料瓶，放到水管底下接满水，带上从灶火房偷两枚煮鸡蛋、村小学老师送她的一包甜饼干，继续翻山。眼看着双脚已经踏上公路，又眼看着半山腰，熟悉的面包车尘土飞扬地朝自己而来。

她咬咬牙，扑倒在公路中央，黑色轿车在离她只有一米的地方急停。她怕不这么做，车就不会停下。所幸她视死如归地往地上一躺，才叫来山沟里采风的苏姐己带走了她，认她当妹妹，供她在城里上学。胡喜媚真正地逃出了山，走向自己的人生。

她没办法不感激苏姐己的恩情。

她和秦司机有些像，但她不能走秦司机的路。

胡喜媚看表，七点半。她从口袋里掏出蓝色圆珠笔，在五块钱的现金上唰唰写下一串名字、车牌号、地址，塞进殷郊手里，再数几张一百现金塞过去，告诉他：

“等会儿下山不要回招待所，直接沿团结大道往西，第一个交叉路口，我联系的车在等你。先用给你备的假身份证，别走高速，走乡路，司机都知道，他带你出省去这个地方，找你照片上的人。”

殷郊逆着东升的太阳，胡喜媚看不清他是什么表情。她最后跟殷郊说：“过两天是你妈妈忌日，记得上香。”

殷先生前些年以俗家弟子的身份皈依，每年都会请师父化空法师来殷氏陵园做佛事。小沙弥把香递到胡喜媚手中，她和苏姐己并排站在姜太太牌位前鞠躬，同把香供在案前。苏姐己说：“他们截住殷郊了，明天就带回来。早跟你说，不要动心思去帮他。”

胡喜媚持香的手被抖落的香灰烫了一下。苏姐己往地上泼一盅白酒，跪下磕头。胡喜媚在姜太太的遗像前头微不可闻地叹气，心说，该做的我都做了，能救你儿子的不是我。

道场开始洒水，奏乐，诵经。她跪在蒲团上郑重地磕三个头：“就当为我洗罪吧。”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